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堂集卷五至九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録監生臣許溶

果堂集卷五

吳江沈彤撰

序

古文尚書考序

辨東晉所出古文尚書之偽者自趙宋而來約有兩端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曰掇拾傳記而無遺前之説則所云讀以今文者之删添與傳者之私竄足以解之後之

說則所云傳記之徵引自多古文者足以解之皆不得謂挾持有故也吾友惠君定宇淹通經史於五經並宗漢學著述多而可傳其古文尚書考二卷能據真古文以辨後出者之偽大指言鄭康成所述二十四篇之目見於唐正義者即漢藝文志之十六篇劉歆班固以為孔安國所得古文無異詞自梅賾奏古文二十五篇列諸國學孔頴達乃以二十四篇為張霸所造遂令梅書雜古經而大行是謂偽其真而真其偽余惟班之藝文

志即劉之七畧劉在成哀閒領校祕書班在顯宗時典其職於所謂十六篇者皆親見其文而載之於書按正義載鄭氏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班撰志時尚存十五篇十六而為二十四鄭析其九共一篇為九耳若張霸所造乃百兩篇且當時即以乖祕書見黜然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偽書而為真古文可決也鄭之二十四篇為真古文則梅之二十五篇為偽古文亦可決也夫二十五篇之古文非不依於義理顧後儒之作雖精醇不可以渾淆聖籍揚子文中

子之擬經皆謂之僭況以偽亂真者故欲尊古經必辨後出者之偽而欲辨後出者之偽必據其前之真者而後可此定宇之書所由高出於羣言邪得是而後出古文之為偽雖素恱其理而信之者亦無以為之解而所謂足以解者皆轉而為浮説矣太原閻百詩近儒之博且精者著尚書古文疏證五卷先得定宇之指定宇書不謀而與之合文詞未及其半而辨證益明條貫亦益清云

尚書大傳考纂序

余自少治尚書於孔蔡傳義外旁及者十餘家既念尚書之有傳自伏生尤見重於羣儒凡二千年之撰述多所援引惜其本散亡而不得尚論焉執友烏程董君訥夫有才子壓之亦以伏生所為大傳書最古而罕完乃日隨所讀書考而纂之既成編訥夫因示余而屬題其首余反覆周覽知大傳之為功於尚書實大也夫尚書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以垂訓來哲固有百篇伏生

所為傳乃特其四之一顧二帝三王治道之不見尚書者往往載焉雖閒有駁雜傳會僅可資後學之參稽然其論道經邦制度文為之損益果出於二帝三王而粹且精者亦足為治天下者之所宗則大傳之為功於尚書不既大乎然非有塈之之考纂其孰從而讀之而論之而用之則考纂之為功於大傳亦豈小也哉抑大傳乃條舉尚書事辭采他籍為之申證若韓詩外傳者流經語與傳語本各並具今此書並具者誠多而不具傳

語獨具其經不具經語獨具其傳或語雖並具而不倫且重出者亦皆有之葢堅之考纂於羣儒撰述之中隨其所采而采焉故其體非一也堅之性静敏少承尊甫學於經注異説能折其中纂此書輒審定於尊甫歷十年乃成云

周官禄田考序

官之命者必有禄禄必稱其爵而量給於公田是周官法制之大端其等與數之相當在當時固彰彰可考也

自司禄籍亡先後鄭注内史專取諸王制而本經之禄秩以晦迨歐陽氏發官多田寡禄將不給之疑後之傅會者且踵為誣謗即信周官者亦未得二者之等數而此制幾無從復顯余嘗研求本經旁覽傳記得其端於載師之都邑以為有義例可推確徵可佐凡内外官之禄皆可得辨析整齊之而前人之繆妄皆可得而破之會吾友徐君靈胎撰經濟策舉此相訪余為一陳梗槩靈胎謂曷不著書以盡闡其制乃遂攄曩時所得為官

爵數公田數禄田數三篇復為問答於每篇之後反覆委虵以明其所以定是數之故而總名曰周官禄田考夫自宋以來之稽官有未及鄉遂屬吏者今乃并郊野之吏而補之其稽田有不去山林川澤城郭等三之一者今更通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之率而二夫當一夫則官益多而田益寡宜禄之不給尤甚也然以縣都已下數等之田食公卿大夫士數等之爵非獨相當且供他法用而有餘是田禄與官爵之數在本經曷甞抵捂

乃晦蝕且二千年而莫之開闡何也凡定公田之數以井數定禄之數以其等定爵之數以序官而定爵之等以命數定禄之等以爵等亦以命數云

修吳江縣志序

吳江於雍正三年析置震澤縣閱二十年當乾隆九年季秋邑宰衡陽丁公與震澤宰陳公聘紳士數人纂輯二縣志開館於松陵書院以翰林倪先生總其事而彤為之副會倪先生有疾丁公遂命彤立綱目舉凡例篇

定其體分纂稿脱則稽其異同得失整齊之務核且詳

彤遜謝不獲乃與諸君本舊志參羣籍凡事與人之可

資考鑒而屬今縣地者遠邇巨細無不書書無不謹而

丁公閲日至館點定焉十年夏丁公去官繼之者為河

内鄒公促其期粗具稿以呈明年春府志館索書留焉

鄒公尋去其冬石屏陳公來請其書於府明年二月謀

卒業付刊時倪先生已物故仍屬彤乃日增訂其闕謬

每易稿輒取裁於陳公至季冬而畢是書也非丁公無

由作于始而非陳公則莫能成於後甚哉為書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始彤建議令縣與舊縣全半不同吳江志於全縣時之事與人宜悉載既分乃列其屬今縣者倪先生謂宜即割存之地總今昔之事與人載之而于震澤置縣前考其地所有而追纂焉使兩志可離可合丁公因語彤斷以地并斷以時者義周專以地斷者法徑今將與震澤志相出入其從徑者故茲志於分縣前之事與人自賦役官制外並即所存地修纂而不悉載書

凡五十九卷十類九十七篇

震澤縣志序

𣃁城陳公宰震澤之四年與吳江宰丁公聘紳士數人纂縣志而彤副編修倪先生總其事館初設陳公集議彤謂縣本分吳江以置凡所纂皆即從置縣時始庶無宂複陳公曰纂縣志惟以地為斷子之言于土田丁賦職官公署營汛之屬誠宜若其他事蹟人文苟在茲地者雖極之數百年以上追纂而並載亦何嫌倪先生遂

曰所纂備則可為法戒者多佚言是也且自昔志新縣者盡然倣其例為之其可形諸焉時倪先生方有疾彤乃本吳江舊志為十綱七十八目發凡起例篇定其體而諸君各執所長分纂之每脱稿則為之考其異同得失整齊其文辭遠近鉅細無敢或苟與纂吳江志同稿粗具就正於倪先生後決于陳公有未完善則更增訂焉書凡三十九卷葢開館於乾隆九年仲冬畢事於十一年季冬閱二年有餘而始克成是書以不負陳公之

盛心也書既成因畧序其顛末至是書之用則陳公與倪先生之序已詳不復述

沈師閔韓文論述序

今天下之善論古文者吾得二人焉曰方公靈皐曰沈君師閔二人者皆能上下乎周漢唐宋元明名世之文較其利與病之大小淺深而辨析之而其為教也方公舉左氏司馬氏之文以為文章之歸極而詳明其義法師閔則舉韓文公之所作以為著作之軌範夫文公之

文當時謂為包劉越嬴數百年而其風益古然品章條貫多出正則視漢以前為易循與後之亂雜而散漫者殊絕又無論矣有志乎古文者固宜以是為先務所以師閔舉而為教也今以文公之文為之詳其義明其法務盡乎文公營度之心而止益方公為成學者設而師閔與始學者謀志各有存故舉以為教則不能無異爾方公負天下重望久為學者宗師閔名不出鄉邦信從尚寡余輒敢相提而並論者實有以見其歸之同也若

謂我為援為比夫豈知言者哉夫豈知言者哉雍正十二年八月朔日彤題

刻梅莊詩集序

梅莊陳先生與其兄西田先生康熙間並以才章著遠近而詩尤有聲今年春先生之從曾孫芳林刻其曾祖西田詩訖慨然曰曾叔祖多聞廣譽與曾祖罔不同而身所遇殊子孫顯晦殊述作之存者惟詩又頗軼無幾不及今併刊之則傳不傳又殊矣遂請余兄怡亭編為

四卷復與其孫紫垣謀而刻焉怡亭梅莊外姪孫嘗校録西田詩平生慎許可于芳林是舉稱其厚義不容口余欲覺芳林而擴其善端因謂曰是未足以盡芳林怡亭愕而究其説余曰欲不朽其曾祖而因及曾祖之弟非推恩乎不專其事而與從叔父偕非錫類乎求校録于能者而無改其初非知人不二心乎是舉也四德之端皆有焉雖芳林亦不自知也茍知之而皆擴之其善不更足稱乎芳林聽之憬然悟勃然興怡亭曰吾將以

弟之善誘為斯刻之美談命次其語以弁其首梅莊詩古體追晉宋今體逼唐閒亦關涉風教並髫鬌䶒西田蓋二先生淵源所漸畧同乾隆十三年夏四月望後三日松陵沈彤題

席寶箴詩集序

余比者以所録周官禄田考寄正于虞山席舍人寶箴舍人書來稱其精微許其不刊且示所為竹香詩集而請序以徵二三十年來相知之雅余惟此二三十年間

與舍人遊處者始在南陽旣在京師與我邑之洄溪然惟南陽爲久而密方雍正之二三年南陽郡伯爲長洲未軒何公余爲公教其二子而舍人以公壻特來所居室前後相望晨夕相過從飲酒賦詩論文章間各道其所志余志在通經術發古聖賢制作之奥義傳于後舍人志在大用于時展其懷抱至於思親念舊忠愛悱惻之意時時見于詞色則吾與舍人所同也其後舍人官中翰余入都問學于方氏雖暇日相過從而無晨夕之

與居三年余與舍人各歸故里舍人寄情詩古文余仍從事于經傳舍人來洄溪聚可十日復晨夕晤言皆出所作十二三相示舍人幸余志之克遂余則喜舍人之有以自娱今余書稍稍刊行而舍人之詩亦編次成集而可刊矣集中詩不主一家而情文並美其關于倫紀者儼若南陽時之所語也其自道出處與撫時感物之什亦皆凄清慷慨如抗如墜而足以知其為人古所云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之微眇書不能文者舍人固無

慮此矣雖未克遂其初志而有不刊者存不亦足幸也夫是為序

族兄怡亭詩集序

詩之高下在志之邪正而不徒以其辭故其人篤於君親不遺於朋舊也者雖直抒己意不加藻采而其詩已高為其愛敬慕懷足以感人性而敦人綱也其人惑於聲色溺於富貴也者雖雕繪工巧生氣奕奕然而其詩終下為其哀以豔足以導欲而增悲也怡亭兄平生孝

友剛直喜為詩恒學少陵今自集其稿為若干卷屬彤序之彤受而卒業見其筆健辭達無哀豔之篇多思親憶弟之作深歎其志之正品之高而不同于流俗也吾家自有明以來能詩者九十餘人其所為往往關涉人倫而半閑水西定菴宏所孝介諸公情尤肫摯兄外氏三陳先生西田梅莊陶軒亦有厚人倫之什分見于集中兄往年皆選鈔熟誦時時感興然則所由正其志以高其品者固本于性源于杜而親黨所漸之廣亦大有

裨也使是集流傳有誦之熟者不又將興起其愛敬而助成其詩之高也歟

沈維學四書義序

為文而求稱吾意不必夫人之好也然卒無人焉好之則其文亦非其至何也探古聖賢人之義以代為古聖賢人之言而無所閒于古聖賢人者吾為文之意也人之聞之者曰迂曰難曰不利于時葢皆有焉第為之而至亦必有謂為大好者義藴既精知者自契故王錢唐

辭之作世之悅服者曾不乏之人茍文出而咸莫之與雖
為之有本原要未必意之稱也我兄維學敏而好古于
聖經賢傳儒先之書篤志研窮洞悉閫奥而其為文不
一動心于科名之得失惟求其意純辭粹合乎王錢唐
辭之作而止非所謂能稱吾意者歟兄謂余粗知文事
以自存之稿俾余校勘余既卒業而歎焉夫王錢諸公
之作世固有知其能發古聖賢人之蘊而好之者則兄
之文之得信且從于其人亦庶乎可必矣彼迂之難之

而不利之者其足以重輕吾文乎哉

後序

周官禄田考後序

余著此書起乾隆七年之春其正文三篇甫畢而心疾作疾已又他有脩纂至十三年季秋乃能為問答發明之凡得五十條而書成友人顧君肇聲與徐君靈胎欲推廣窮經致用之義請版行之余遜謝不敢當既復念此書固專考周家之禄然其他均平天下之大經連類

推闡者亦不少而凡法與數間皆灼然美意之存矣苟明其法數以得其意而即本其意以行其法數則雖時異乎古而或潤澤之或變通之亦自可無所不宜然則此書殆不無小補于治道而正可以質世之究心經濟者乎遂以復于二君二君乃互勘而付諸梓人時十五年冬也

果堂集卷五

果堂集卷六

吳江沈彤撰

序

贈沈師閔序

讀古書而獲其意義之真凡所發明皆大有裨于後學則其言不可不及時以著于篇夫古書自羣經諸子而外其意義之深且遠者莫若左之傳屈之騷司馬之史

記杜之詩韓之筆讀之者必求之訓詁與夫名數象物事故之屬而後其文辭可通必求諸抑揚輕重疾徐出入明晦與夫長短淺深縱横斷續之際而後其神理可浹文辭通神理浹而後其意義之真者可獲然既獲其意義之真矣而不自為書以發明之即自為書發明之而不及可為之時盡為之以至雖欲為之而不克則所學不皆傳而或莫之能繼吾兄師閔讀古書四十年於左屈司馬杜韓之所為用力尤多沈潛反覆至于千周

神理文辭罔有乖隔默而息焉則已茍有所講論直如左屈司馬杜韓之自講且論也于他書之有未盡善者而究切其利病直如左屈司馬杜韓之相與究而切之也則其所獲何如哉今年已六十而生平所為書發明者獨韓文數十篇而已書成之後忽且十年如是而七十八十亦瞬息而至矣我烏能不為後之學者慮也故于凡初度之辰不及其他而獨以著書之及時是顧焉

贈徐靈胎序

士之學本于修身極于佐天子治天下天下甚大而其事不越乎親疎長幼上下與夫飲食衣服器用宫室之閒治之之道在品節防範至纖且悉俾事皆得其理而止三代盛時多德賢之士習典章而明世故賔興在官無職不舉尚矣自兩漢以來内外名臣亦皆能求治道于潛脩之日資勝者其得早學勝者其得遲而旣用于時亦莫不有以成其勳業吾友徐君靈胎性敏達而兼該于學方十八九時即慨然有用世之志其後讀書日

富閱世日深經涉城郭田野山川道路日多且逺于當世之務若官職選舉學校農田水利闗市錢穀鹽漕兵刑之屬無不灼見其利弊與其表裏曲折凡所計謀實可以通行而不悖每閒居為余言輒抵掌盱衡慷慨激烈欲有所憑藉以展布其能雍正之末高安相公奉詔往浙江視海塘余語靈胎營度之才于桐城方學士學士遂薦諸高安高安將禮聘下問會　國恤還　朝事寢歲在壬戌靈胎已當服官政之年多所感興乃延

余于其家曰吾論天下事自謂能與時宜之子讀聖賢經傳而精知其治道吾為子談今子為吾論古庶經術時務彼此兼通而各有所濟余告之曰以子之才畧更究心經術必且能酌古治今而益可為

天子及大臣之所知余時務之未究而徒考古治慮不能受君之濟而烏能有以濟君今所願者惟毅然益務身之脩而純其心易其氣恭慎其言容敦乎才之本他日遇知者起而致用則惟恪惟勤從容持久以底功之

成而上承古治此區區濟君之心則不以己之無能濟而已者也居數月當靈胎初度之辰遂并舉前後事辭為之序以贈非獨申其頌禱也亦冀靈胎時覩而自勗云

贈阿廣庭序

由科舉而仕由蔭襲而仕仕一也第科舉以言揚蔭襲則用父兄之官升故子弟之有文往往願出于科舉不知人之所願仕者將用己所學而廣君之德澤耳以言

揚者不符乎其所敷奏其官曠也以父兄之功績升者而似述乎其父兄其職稱也則仕亦惟其居于位如何其所由之途勿論也阿生廣庭桂為人愷悌明豁能文章乾隆元年用尊甫侍郎公蔭得試大理寺寺正顧其意惟甲科之注余以侍郎公仕　三朝功績在國家恩禮不替生苟能似述則居官不曠於

君與親皆無所負視尋常之由甲科仕者不加榮哉夫似述有道讀五經閱通鑑提其要鉤其元以悉行諸已

而措諸物斯得之矣廣庭質既美將事此而無不足也

徐晝堂先生壽序

古之禮于少也冠今之禮少無冠矣而老則有壽古之壽凡禮而皆可以壽也故冠者年二十耳而三加之祝辭顧其成德亦顧其壽考焉今之壽大都自六十始每十年而一為苟其人而有德與行與文則莫不樂與之為壽壽之則必將禮之古之冠也壽之末之壽而祝之也今之壽也禮之既壽矣而慶之而又祝之也而其義

則皆所以敬之愛之故老而壽猶少而冠也魯南徐先生性質温厚學粹言醇在翰林名垂四海家居二十年敦行不怠今

天子即位重其老成名而官之年且八十會開館脩三禮義疏

命之分纂而先生得儀禮焉儀禮之首篇冠禮也先生當八十初度之辰而適纂之形亦偶感于古今之禮之有無異同于年之少與老也而遂為之辭以從奉觴者

之後而祝先生後此之無不有加夫冠或以醴或以醮醮則以酒今醴非所以為禮矣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壽而不以酒不可也冠之醴也賓禮冠者而主人禮賓壽之觴也賓禮壽者而主人亦禮賓故壽而觴猶冠而醴也冠而醴者賓有辭壽而觴者宜亦有辭也顧其酒無不旨禮無不恭而辭有不腆可乎彤因是復自愧云

送顧浦城序

太史公書著循吏酷吏二傳痛當時治尚威嚴而欲以奉職循理者救之也後之史家多踵其法周昭勸戒以是知為吏者茍用法刻深惟意之逞則雖潔廉精敏能聲流聞不足以為善治令
天子明聖大臣欽若不剛不柔用和其政世安得而有酷吏哉顧所謂循吏者必上順公法下順民情一之不順則二者交失而名實乖抑公法自民情而立彼好舉示為愛民而虧其法之言者過也虧法而後可以愛民

不得為法愛民而至於虧法不得為愛夫豈不知
天子之政事與所以訓誡百官者哉然則為吏者之所
出治固不容於偏尚矣元和顧君肇聲樾官縣令籖注
鹽山及引
見改調浦城既嘉之又厲勉之
天子益大有期于顧君而非徒察其理劇之能也將之
任京邸之親若友餞之問其所以當官者顧君曰本之
以愛民濟之以奉法未逮也而有志焉皆大喜稱善余

亦忖顧君能不負

聖主之意也于是乎言

送沈頼谷序

吾兄頼谷性通而能介以才章聞于時丁巳之歳既授經于同邑陳氏而鎮江郡守黄公欲得人以資其仕優之學使人聘而請焉兄辭不往未幾黄公調守吾郡又使請焉則又辭居久之黄公以治最擢監司於江寧將之任又使請如初兄乃去陳氏而就之將行告於形而

索言以為贈余謂之曰可以去可以無去而去焉則必有可以去而不去者可以就可以無就而就焉則必有可以就而不就者故君子之去就也無小大必從乎其義而止吾兄不以禮幣之重棄其故交至三年乃去之非可以去而不去者矣以郡君之誠好禮待曲全其所守至官遷乃與偕于是就之非可以就而不就者矣昔在雍正中兄以莫逆交來主鄉闈而避不就試者謹也謹也者嫌也大科之開當塗幣聘屢至而卒不就者謙

也謙也者嫌也今之就黄公宜也宜也者義也然則兄之于去就余又何言夫名盛者其實難副望深者其報難稱吏治以仁心為本經史為用經以通牧民之理史以考循良之法而致用則因乎其位位加高治宜加大今日所以仰答黄公而佐之稱其職者必有在矣兄之于經史將何擇哉

送族弟兼立知仁化序

今天子念國家幅員廣大而仕之選補州縣去離其家

五六千里或萬餘里而親在阻於險遠志迎養而不得遂因特詔籤掣州縣地險遠而艱迎養者得呈請吏部改調近地江南蘇州諸府與浙江人士例以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為遠地近地則江西福建安慶徽諸郡而廣東介其間南則潮廉雷瓊或濵海或跨海中北則韶南雄壤接江西余弟兼立籍浙江嘉善而家於蘇之吳江以乾隆六年八月由丙辰進士赴吏部選得廣東韶州之仁化京邸親若友相隨稱賀而兼立方苦其險遠二

親在堂艱于迎養將請諸吏部以俟改調其未審于時務地形者是之而嘗仕其地及以事往來于其間者交口沮其請謂仁化去吳江不四千里即所歷有灘嶺而不為峻急迎養無不便何庸改調且子詎能必所改之在江西安慶徽諸郡若福建漳與泉之屬縣去吳江道里與仁化同而灘嶺更險惡行者莫不心蕩魂悸設改調于此子不益艱于迎子之親乎兼立爽然意解遂不請余以兼立始欲請改調者愛親之深而必迎養之事

之無不慊也既而不之請者用明者之言但事之得遂而不肯以圖慊而或涉於危也夫能愛其親則必有以澤其民能用明者之言不肯或涉于危以慊其私則必有以祇慎于其官而無職之曠他日治最嶺南流聲洋溢於

天朝皆將於此焉徵之也遂逈序其事以送其行

送族子元景序

族子元景將之京求言其朋若友應之者實繁大都皆

分離感傷之作未有勸規以裨其學者余乃謂曰吾子固褐夫戴先生徒也周子云人無師友則愚憶吾未游義門時聞見尠識頗蓋甚于今之日也周子之言豈不信夫曩子之從褐夫游年尚少或未盡傳其業褐夫之學雅褐夫出安溪先生之門安溪之學大吾聞之本師云本師師安溪而友褐夫者也今兩人既萃都下吾子至復從褐夫法其雅進因褐夫從安溪師其大斯不患聞見之弗克博而識之弗克正矣然則此行也得儒者

而師法之當大為吾子慶彼戚戚于三千里之分離者甚無謂也元景曰善夫叔父之獨教福以學也質言盡矣曷不嗟歎而咏歌之因繫之以詩曰

南發太湖湖水泱泱北涉黄河河流湯湯子盍觀乎水其可量濟川汎舟在彼篙艣側柁揚帆乃克沿泝子盍觀乎舟子之矩

果堂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果堂集卷七

吳江沈彤撰

後記

禮記問喪篇後記

余讀問喪知孝子之能自盡而得復反其親之䰟也死而復生者千萬而或得其一乃必三日而後斂以俟其生彼其哀慕之誠不計常變固以為將復生焉是時我

之於親攣號而不釋形雖不可得復生而其氣則已留留則聚聚則著著則通通則格格也者復反之謂也復反在既葬之祭而實蚤有以致之也古之人有云骨肉歸復於土魂氣則無不之無不之故可以往可以反而其反必也然則以祭之宗廟為徼幸其復反者豈真徼幸哉若曰誠則反不誠則不反云爾必其反誠也盡其誠斯無不反矣雖然始死之復而不誠則不惟無望其生而魂之留亦難是留之根在乎復故升屋而號者體

孝子之心而孝子於其事若親爲之蓋孝子之誠於哀慕以反親之魂必自復而始也

家師閔曰真可補禮記所未及

陳諒直曰聖之心經之髓宋之理漢之筆立言不朽此足當之矣又曰復也者生事之終而死事之始非僞爲也一誠之所致也古之人恒重之近世喪禮不講於始死之招復畧存其意而不敬其事難以歸魂讀沈子之文而不悲悔於厥心者其尚可爲人爲子

邪

律吕新書後記一

蔡西山律吕新書典正詳博最為朱子所稱顧於古人生鍾之術猶若有未盡其要者彤以為古人之制黄鍾必主於度其圍與長而不主於度其徑又必先度其圍而後度其長而度其圍與長也又必不以十分之寸而以九分之寸凡寸皆十分而有九分之寸者黄鍾之數八十一故破十為九以通其分使便於損益相生耳漢

志所謂九十分黄鍾之長十分為寸者乃黄鍾已成而度之以起度非截管之初度之以制黄鍾也十一律之長皆本於黄鍾之長黄鍾之長即本於黄鍾之空圍黄鍾之空圍九分九其圍分以為長分而長分遂無纖微之强弱則形正而氣完氣完而聲中其可必也故度其長者必先度其圍也凡徑分與空圍必相得然圍分全而徑有奇分故從徑得圍不如從圍得徑之便且黄鍾之長分既專以圍分而定則得其圍分而徑分亦且無

所用故不以度其徑為主也夫空圍九分者其長必八十一分也九十分其長者其空圍必十分也九十分其長而空圍九分則空圍之分當長九之一而不足也其聲必高而不中此三事皆蔡氏之所未及察也因私記其書之後以俟世之能定律者正焉乾隆七年四月望後一日

律吕新書後記二

書中言制黄鍾之術宜多截竹如古黄鍾圍徑每長短

相去一分更迭吹之以求得夫聲之中而毋恃古器與秬黍其立法信為知本矣然茍得古雅正之器與秬黍之中者參錯稽考則所擬圜長之寸分近正而中聲乃易求較無所準而多截竹者不猶愈乎夫古器之最要者莫如尺古尺之得中而可考者莫如周周之尺不必存於今荀勗之尺依周禮為之與劉歆銅斛尺同則劉歆荀勗之尺即周之尺也劉歆荀勗之尺亦不必存於今王莽時所改鑄貨布貨泉其存於今者尚多宋丁度

謂校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則劉歆之尺可知按漢志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以今工部尺（乾隆元年所頒當今裁衣尺之中者九寸）校之其最完善合正史者每一寸當今七分四釐（今蘇州市尺短於官尺一分至三分不等以漢布泉校之每一寸當市尺六分五釐至七釐不等此皆不足憑）則是今尺之七寸四分即劉歆荀勗尺之十寸也然晉田父所得周玉尺比勗長七釐姑洗玉律則微強西京銅望臬則微弱是古尺亦頗有短長莫之能齊故必先以泉布之

度擬為一管如吾前篇之法定其圍長之寸分別以秬黍分為數等而以其中者橫度之視其果九十黍之長則以此九十者實其空圍視其果容千二百黍則以此千二百者稱之以古之權衡視其果容十二銖之重乃俟耳决如一之不然則易其黍而較其圍長與重如前法焉抑泉布之度於歆尺未必無少差即無少差而與玉尺玉律等各異將誰適從則又必別擬數管校諸以泉布之度擬為者或微短或微長或長七釐以至於一

分二分各別以秬黍中者如前法詳定之然後如所謂更迭吹者以求之則視此書所立法乃更徼容而黄鍾之真可由是而必得矣西山復起亦將然我言也四月望後二日記

律吕新書後記三

自古度量衡皆生於律而所以度其長以為度量其廣以為量稱其重以為衡則莫不藉於秬黍故欲假度量衡而反而求律者亦不能不以秬黍為資也西山謂歳

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大小圓妥不同而尤不可恃則不用圓而用妥而妥必用其中者及其庋之又必以其廣而不以其長古之用秬黍者固已明言之至以歲與地之異而不能得其黍之真則勿徒審視其形而以權衡之合古者稱其重以决之則其黍即為古人定律之黍雖有豐凶肥瘠而亦無所慮矣夫古之權衡决無有存於今者然貨布重二十五銖其最完善者當今布政司等四錢六分八釐九毫五絲每一銖當今一分

八釐七毫五絲六忽則今司等二錢二分五釐零九絲六忽即劉歆之十二銖也劉歆之十二銖即古黄鍾所容千二百黍之重也故但得秬黍之安而中者千二百稱其重當今司等之二錢二分五釐零九絲六忽即合古定黄鍾所用之黍以是千二百者實於其擬為之管適足無有贏絀而黄鍾之空圍得矣復以其九十黍横而累之果一黍為分十黍為寸九十黍為九寸焉而黄鍾之長亦得矣是圍長之得要必重之得而可也故三

者之得常相因也後之反求黄鍾者但較以秬黍之廣長而遺其重是所以求之者不全宜無自而得其真也何乃咎秬黍之不足恃哉望後三日記

律吕新書後記四

丁度謂考定鍾律古尺既無存宜取王莽時貨布貨泉之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校而用之蔡氏書載其説余固深取之矣已而徐君靈胎以所圖古尺見示其銘文云周尺漢志鎦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

尺並同以校今乾隆元年工部所頒尺得七寸四分校漢貨布貨泉度適得十寸書又載丁度時髙若訥用漢貨泉度一寸依隋志定尺十五種余意此所圖尺即若訥依隋志所定之周尺也而未敢自信靈胎亦忘其所從來適元和何君子未來見之曰此載宋秦熺所集鐘鼎款識册乃靈胎從册中摹得者余因念前代金石典正之物率為隋氏鑄毁隋之十五尺若訥時已亡而此尺銘文頗與隋志周尺條同其圖又在南宋初則其為

若訥所依造無疑也余方欲校定貨布泉之長短擬爲尺度孰知有先我數百年而倣造者之輾轉藉手以畀於余乎此余心所最快者也遂屬吳生文球依此度爲竹尺二命工爲銅尺一并圖其形於蔡氏書端以備他日能定律者之用端午後二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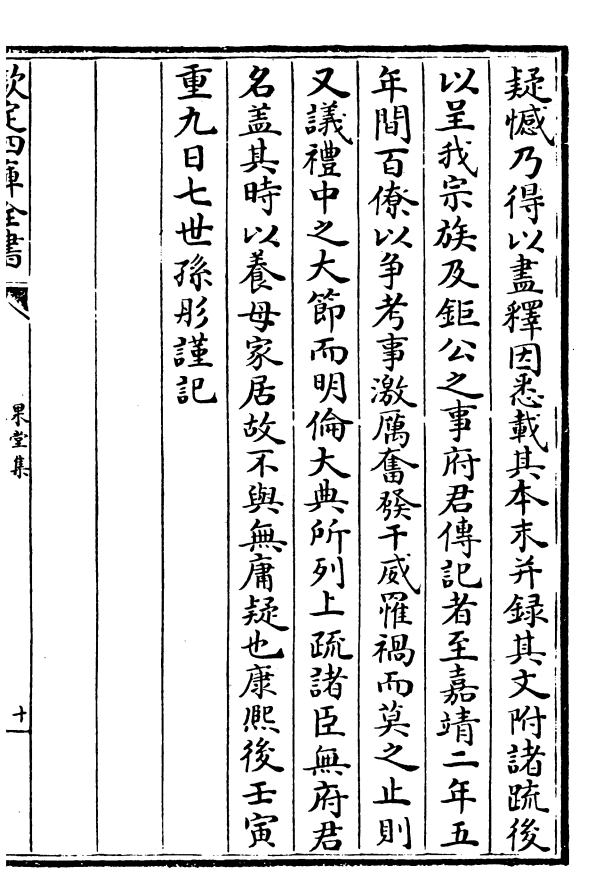
水西府君諫疏後記

水西府君以正德十六年起家給事中削籍於嘉靖之六年實居官三載所上疏曰肅初政曰廣聖德曰查馬

政曰終聽言曰慎刑獄曰専任老臣曰振紀綱曰崇先賢曰平大法曰駁正章奏曰糾劾曰正國法凡十二篇皆抗直爭國家要務而當時大禮之議事體尤重大凡爭帝爭皇爭考爭廟爭路爭廟謁爭樂舞者不下七百餘人連五六歲而府君獨先後無一言何其與他日之批鱗異也讀其疏常疑之因參考墓銘志傳亦無有及是事者已而閱龔檢討章所撰府君祠堂記獨及議大禮事記援明通紀發論則誤通紀內不載府君議大禮事也則知府君固嘗有疏

矣而序列不詳無從覩其文未識於大禮中爭何事心復憾焉最後得明倫大典觀之乃知府君爭皇號爭安陸樂舞爭觀德殿先後凡三疏爭皇號疏曰陛下於本生父母推崇之後復欲推崇失禮之中又甚失禮時世宗已帝興獻王后興獻王妃故云國有二尊家有兩大傳所謂亂所由生也此疏上於正德十六年之十二月明史本傳止載爭皇號事餘不及爭安陸樂舞疏曰陛下既考孝宗而叔興獻帝則凡獻廟之禮皆非陛下所得為既往之失已不可追時安陸廟祭所

（用籩豆已如太廟數十二故云）而更用八佾之舞其失彌甚矣此疏上於嘉靖二年之四月爭觀德殿疏曰世廟告成並美太廟聖孝可謂極矣觀德殿止旦夕奉瞻何庸改作乎此疏上於五年之八月（世宗實録載此疏於五年之七月其文較詳）三疏雖非全文而事目歲月具備可考三疏之上也皆連署名爭皇號者為朱鳴陽等二十七人爭安陸樂舞者為張翀等三十六人爭觀德殿者為張嵩等二十四人非府君所獨上則疏文必撰自同官故諸疏中例不得存也而



疑憾乃得以盡釋因悉載其本末并録其文附諸疏後以呈我宗族及鉅公之事府君傳記者至嘉靖二年五年間百僚以爭考事激厲奮發干戚罹禍而莫之止則又議禮中之大節而明倫大典所列上疏諸臣無府君名蓋其時以養母家居故不與無庸疑也康熙後壬寅重九日七世孫彤謹記

果堂集卷七

果堂集卷八

吳江沈彤撰

書後　跋　題

書校本京房易傳後

京氏易傳三卷吳陸績註宋晁景迂嘗病其文字舛謬加辨正焉而未有雕本明程榮范欽毛鳳苞諸公先後刋刻又鮮能辨正舛謬益滋余於康熈後壬寅從事古

法尋繹是書用諸本互勘又參以易稗傳啓蒙翼傳二書所引凡增減塗乙改換幾二百件粗可觀覽而舛謬尚不可數計今年冬於子夫何君齋見葉石君所傳馮定遠照勘范欽本間有小箋假歸重校復是正二十餘件然終未得為完善也昔景迂博極羣書尤精於易乃自謂服習京氏傳三十四年始能以其象數辨正文字之舛謬而其不可就正者且缺焉以待來哲矧素本淺陋於是書無累歲服習之功而欲舛謬之盡去其可得

乎馮氏小箋大槩論飛伏直月二事即不無小疵然條理秩然頗有根據故余并録焉雍正六年十一月既望書

書古文尚書寃詞後一

此書八卷其要者數條毛氏據隋書經籍志以辨梅賾所奏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之非偽也其大指謂孔壁古文藏晉世秘府者永嘉亂後猶存梅賾特以無傳故上孔安國之傳而未嘗上古文之經又謂鄭康成所述古

文二十四篇乃杜林漆書與孔壁書不合如其言則梅之二十五篇真孔壁書而指其偽者誠過豈知毛之於隋志乃誤解之而妄據之哉志云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馬融鄭玄為之作傳註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所云非孔舊本者乃以所傳止二十九篇而不足五十八之數雜以今文而不皆古文非謂其篇目詞句與孔舊本異也且馬融亦傳漆書本其註書序云逸十六篇即鄭所述二十四篇

之逸書鄭爲書贊稱安國爲先師謂賈馬傳其業則漆書與孔壁本安得有不合者志又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所云今無有傳者傳即傳授之傳明古文亡於永嘉其後官私本皆絶也云梅賾奏安國之傳不云經者以上已言經文則此但言傳而經在其中矣正義之引晉書謂太保鄭冲以古文尚書授蘇愉三傳至梅賾遂奏上其書上云以古文尚書授而下云上其書則其

書非即古文乎而可云梅賾不上古文經乎且若以無有傳為無傳註則梅賾奏上其傳施行已歷數朝矣而尚云今無有又可通乎毛又以馬鄭所註書序百篇亡書目凡二十二篇為漆書本則漆書本固有逸書十六篇在中此明與馬融説乖并妄據而無之矣書中謂陳第辨梅鷟之攻古文以寡學自坐謬誤不足以灑冤毛之學雖多而識則寡吾謂非惟不足以灑冤且反足為辨偽者之口實矣雖然其辨正義以鄭所述二十四篇

為張霸偽書之誤語甚明快則與辨梅賾偽書者之見不謀而合其識未嘗不高也乃能辨此而不能辨彼何哉

書古文尚書冤詞後二

毛氏此書自謂懼古文尚書將見廢而為之然吾知其必不廢也古文尚書非獨聚斂傳記所采語其中間亦必有真古文之殘編賸簡如隋志所載尚書逸篇之類者故其尤善者皆各有精言以立一篇之幹若不得真

古文之要領以深悉其偽則其學彌粹其信彌篤李文貞近世之大儒其言曰禹謨伊訓説命傳道之書也太甲旅獒周官諸篇亦非董仲舒劉向輩所能言夫大儒而信之如此則不信者罕矣其書自東晉列國學置博士見晉書荀崧傳歷今千餘年無貴賤賢愚不之學習安得有議其癈者即或議之而其勢固不行也傳曰與其過而癈之也寧過而立之果欲議癈則亦乖於理矣禹謨三篇雖非親授受之文而聖人之道存焉太甲諸篇有大

醇而無小疵以為非董劉所能言固也夫董劉之言有志於修身行政尚孳孳取為師法況高出董劉者乎故吾知其必不廢也以其言次之也并書此於後以解毛地下之懼且以明辨真偽者之專以尊經非有意於梅書之廢也

李文貞以其書之精言非董劉所能道而定字以為王肅之為之蓋自為雖董劉不能聚斂以為則子雍能之矣然魏晉百年間能之者亦惟子雍耳若但規

撫其體氣則後人頗有能之者白居易之擬湯征蘇伯衡之擬獻禾歸禾嘉禾皆與古文曲肖也

書周官禄田考後

惠君定宇之序余周官禄田考并讀者法數未該之疑而解之矣既有疑每篇之問答與其所類及巳詳官爵篇之補正經文可巳采傳註恒剟截有異義立證多以一例其餘者亦似是而非不可以不解也凡是書所定法數其端固本於康成而亦多註疏所未及使問答諸

條不推極其義而盡其類則所以定是法數者不明不固而不足為世所采用故必至無可推而後已而繁漫不計也官爵篇之補正經文雖於祿食大總數無甚羸縮然經者聖人之心一字之譌闕聖心即纖微不著無所從考斯無如之何既考而知之矣而不為補正安乎且即爵數而寡其譌闕亦曷嘗不善也傳註之說雜而未純合於經者取之不合者置之或取而辨之其義異於舊而於經合者則亦取之凡援引之法皆然獨是書

而不宜然乎聖人之法生於禮等殺必有節四達而準非若後世之意為參差不歸於一故每得一徵而其餘皆可例推也昔劉原父撰春秋權衡始出多有疑之者乃以其不能讀而自為序以解之余非敢效原父也念定宇之序且欲疑者之共曉其義例以究窮是書而吾乃使其終於疑而不與聞聖人之大法則吾之著是書何為哉故復自解而書其後

家師閔曰先生平日讀書著書之本末皆由是而得

書地學正書後

潘君文虎以文儒精地學謂營葬之要在審勢察形而乘生氣其拘方向與傅會天星卦氣者皆吉凶反背而貽禍多端乃取晉郭氏葬書至明繆氏葬經翼凡三十六種種各為跋彙為一部冠以序論名曰地學正書觀其博搜而慎擇闡正而闢訛所以為葬家計至矣將俟有力者板行之俾天下之葬恒致吉地而獲福焉或難云古者族葬而不擇地地必求吉則地亦不足求之不

得葬於何日且死者生氣之乗於生者何與安必其能致福於子孫是書誠正説誠辯於葬家得失利病殆亦相半耳余解之曰天地之生氣必和和氣致祥祖考子孫本一氣苟葬乗生氣則生氣漸涵入骨其骨氣與子孫之氣相感通安有不致福於子孫者即後有變故不皆獲福而以天地生氣養吾祖考之體魄而使久存於我心不已恔乎夫葬為慎終之事義主於安祖考體魄也古之葬誠不擇地然西北土厚水深葬及數丈且族

於國都之北不在山隴無剛氣烈風暴水蟲蟻濕壞褱
尸衝棺之虞蓋因地定制不擇而擇也設古聖復作而
雜葬山隴或都東南安得尚襲其故而舍所謂形勢乘
氣者彼地之吉者誠少然為大為小未嘗或乏且稱人
功德生命而黙畀者存乎天天無畀雖小不出天有畀
雖大不藏何不足之慮葬期今不能如古亦必在喪自
踰月至再期皆其日也再期而不得吉地則取其無禍
患者葬之不俟終日矣尚不安命而妄圖哉凡此數事

皆潘君所熟慮亦頗具書中則是書之為葬家計固有得而無失有利而無病者也何難焉而難者亦悟潘君名其炳其字文虎稼堂先生長子也

書吳江縣志改刋史彬傳後

史仲彬之仕建文朝而從亡自李映碧朱竹垞潘力田稼堂所著文及明史稾例議皆就致身録所載駁辨無遺而乾隆間刋行明史從而斷云考仲彬實未嘗為侍書九品官尚未為則其他可知故止辨侍書也致身録晚出附會不

足信則其事之矯誣在今日如獄成案定上下昭彰莫可得而變動矣故鄉在志館仲彬後人爭言入仕從亡之非偽余但本吳文定所撰墓表傳其任俠及税長時事入諸義行篇載明史所斷於傳後為之徵并不敢存康熙中葉氏志傳疑之説焉今志已刋行仲彬後人乃以衆紳士呈請署縣事王公削義行篇傳與所載明史而於名臣篇改刋屈氏所為傳及跋於祠墓二篇各增一條其官銜事跡論辨一切本諸致身録則是葉氏之

傳疑尚未得而致身録之附會仍足信諸老先生之辨證皆非而明史之論斷亦舛也其呈詞據明紀綱目惠帝不知所終語以為出亡顯然從亡自真豈知出亡雖有徵而從亡終無據周覽綱目於實仕建文諸臣號為從亡者曾不一及何况仲彬乃遂敢削除正史而改刋虚傳弗思甚矣且明史之載於縣志者可削其須自朝廷者可得而并削耶載明史之縣志其已流布者可盡追而易之耶又安知異時無握權從正改令之所改

以還其真者耶余窮老諸生成書而竣且一載於此事論而不議可也

書納蘭絅齋四書義後

荀卿曰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故其藝精者其業專者也其業專者其心一者也視其庭而可以搏鼠則不能與人歌至虛守靜而曲寫其師傳之節奏則一唱而莫能和之絅齋先生之為四書義也意屬於安溪參於武強見異不遷既得弗失天下之知文者皆儕諸長

史晝堂或且以為過之先生亦自信不讓也彤之業是有年而不可與於先生之能者無他摶鼠之心害之耳嗚呼難哉

方望谿先生曰陳言務去近退之

書翁霽堂六序册後

霽堂先生以其兩集序并贈序之册示余而曰此諸君子所言也子亦不可以無言余展閲之其集序則家少宗伯李聘君彭少宰家觀察作也宗伯兩序贈序則惠徵君

之作凡所以稱霽堂文學之優行誼之篤及二者之貫為一條靡不出於中心之折服而為言又當而工余自忖折服霽堂與諸君子同而所欲言者亦不外諸君子所為言令諸君子已言之余不可復如是言之也憶往歲於少宗伯山居説歸田餞送諸詩宗伯尤歎美霽堂三章余曰得毋以其至情披豁善結體漸於杜陵者深乎宗伯曰然由令以思首言但願南風狂維解舟還艤固情之至也中言相期同惜陰晩節師侃禹何交勉之

隆卒乃及於天定歸淳朴則識彌高而意彌古盖雖三詩而其人之大較已存語云彩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信矣夫敢用是續諸君子之言

重校周官禄田考跋

此書既印行觀者且疑且信自度於義法無不得而數猶稍有參差屢思覆覈而心疾時發請正於明算者亦皆苦其繁委及又将印行乃力疾從事於官爵散數覈以前所為官爵人數表於田數禄數覈以前所存田禄

算法而復以官爵田禄参校其總散之數三日乃畢凡其間譌舛衍脱即並刋修惟秋官下士本百九十七人誤少四人徒本二千有二十八人誤出掌客二十人誤少十人夏官徒本千九百四十四人誤多四人總數食數因而并誤者十餘件刋修則每行字數羸縮難齊又其誤於禄食大體無害故且仍之異時有重刻此書者據本數通覈而删正焉斯完善矣表與書人數並依明嘉靖本方書之成友有執舊本掌客胥二人而徒三十

以難胥一徒十之說者余即於秋官徒中出三十人改三作二别為掌客之徒補問答一條解之遂改合前後各數而不復以表雠對故生此二誤其他誤俱由寫者而余亦未之能正老且病則益善忘也果有重刻者掌客之徒問答條當去其前一難而稍改後二難續條狼條之末乾隆十六年六月晦日彤書凡當改者後别記篇後見本書

題阿生齋壁

吾居生齋八月耳此八月中生選入咸安宫學舍日後

過半每晨往暮歸惟燕私必相與講論吾性寛平生精鋭敏達發語中心時為賞歎然有所過誤吾未嘗不以切規生亦未嘗不改顔受也生為文章誦法髙不肯同時俗與吾並試於有司俱不得雋吾泊然安之生雖愠能自制也吾以匪才謬膺薦舉及廷試以病餘屬文益不稱意又燈下寫賦違式難進呈遂置餘二稾而出時生方用恩廕得試大理寺寺正生一不自喜而為吾耿耿者數

日始生之尊甫侍郎公與吾約苟成名無他往吾對曰吾安得成名試畢將歸已而試不得畢侍郎亦奉命往易州吾歸決矣而桐城方公乃屬以儀禮疏删其要陳學士又延吾商搉統志且復留生方欲學為古文聞而色喜覯其意終悵怏不自得也生之從吾遊無幾時且居平慷慨磊落而懇懇懃懃若此豈吾感生生自感也別筵既陳援筆略叙生之高誼於壁以表生之德

果堂集卷九

吳江沈彤撰

記

遊包山記

石公山

太湖之峯七十二名者八九包山最著包山之勝數十名者六七石公最著石公之山在包山東南隅少土多

石周可二里三面湖水環之有小菴負其西壁菴之北為歸雲洞洞高廣可二十尺相傳舊有石垂洞口如雲之方歸故名又北為蟠龍洞在水厓洞旁石悉嵌空多竅穴或逶迆數丈作龍鱗狀有名為石梁石琴者俱倚厓跨水上厓折而東為山之陰多小松亂石上有石方而平如臺宜觀落照自臺東下為山之左厓厓北有十三折類曲屏斜圍每折異狀厓南有巨石傴僂似老父為石公山受名焉旁有石姥稍高石公之上有翻樓高

四五丈廣十之中開五弄體斷勢接廉隅鬬竦望之夾樓剌天弄壁俱鋭劖若攢劒鋒其名者曰風弄穿雲磵劒樓之下有明月坡廣容數百人月夜可嘯歌其上自坡而上西折為山之陽有聯雲幛雲梯雙峰競舉嶪然干霄又折而北為山之右有夕光洞中有日如浮圖之倒垂日夕返照光熊熊然石堂花冠洞在厓下水方出没其中又北即小菴也余以康熙五十九年孟春來舍於菴得周覽山之體勢與山石怪奇之狀而知其名不

安傳故詳記之以示世之好遊者

林屋洞

石公之勝既窮將以來朝至林屋山探洞天之勝因焚膏披圖悉識其名蹟夜半夢乘風往林屋遂入洞見銀房間䦨深林陰沈窈窱幽光四耀乃步金庭拊玉柱戲珊瑚之林擊鼓考鍾舞燕吟龍洋洋融融忽驚以覺天亦巳旦而風雨滿山霰集雪飛悄然端居者數日及晴復辦裝命侶望山以趨直走洞門山之峯崖巖嶂峻嶮

嶙峿悉不注視短衣草屨秉燭而入門內殊高廣可立數十人通日光有淺水再進又有小口窅然以黑高三尺許而積潦沒膝曲行二三十步石益下水益深又燭多墮潦無以前遂出歎然久之乃繞山周折登峯扳崖穿巖倚嶂覶所謂卧龍伏象仙幛曲巖諸名勝目行心閑俯仰徘徊吟嘯相和以適以嬉至於日落烟生四山漸冥然後相與拔足而去是遊也雖未得深探洞穴而極山之諸勝亦足以償所願焉古人常謂進止之節得

失之數愁歎之時莫之可强吾於此遊益信

碧螺峯

自林屋山東北水行數里見有峯拔層巒之中色蒼翠而旋上者碧螺峯也稍近而峯巔衆石若翔若集若昂若俯若蹲若跳皆爭出奇勢來效目前登陸至其趾多方石相倚壁立中有罅可往復周玩西北面無石石皆在東南周不及二里高可三十丈升巔以瞻則高殿纓岡曲澗帶阜松柏竹木交蔭其上綿延數里蓊蔚蓊鬱

湖風寧靜波伏不興扁舟數葉若鳧浮鷗眠夷猶自如曠然以樂將反乎舟忽有白雲紅霞來游峯巔丹素青碧下上相映仰矚流連不能遂去

縹緲峯

登碧螺峯頂已獲眺望之樂又自北而西行四五日歷涵胥二峯而至縹緲峯南麓峯高可數里崢嶸揷漢心快之遂取道秦家嶺策杖以上直造巔末於時雲澹天開風輕日明環湖之南東折而北山層嶺複如黛如雲

林木攅茂鬰鬰蒼蒼通二三百里繚繞弗絶湖呑吐百瀆嘘吸三江少輸廣受滲瀉淼茫波瀾散合雲日俱蕩七十二峯或直而聳或斜而倚或横而背或曲而向皆破水拔波如沈又浮縱覽既久藉茅仰卧天宇穹隆浩然長空心目益曠肢體皆適起而俯視支山叢羅若兒孫之拱立村塢繡錯澗壑縈回脩竹長林蒙籠茂密高堂巨殿雜厠其中赤白隠見兹峯所觀與碧螺登望之勝遠近大小真敻然其不侔矣夫登高則見遠以大登

愈高則遠者近大者小而其見又殊昔之人所以欲至其所不至而不肯僅得其半也日昃踟蹰歎息而下

龍頭山

縹緲峯之南數里有支山二東曰核山西曰龍頭山核山大而多土無可遊龍頭山多石石之奇與石公等有三峯周可三里南面岸太湖水齧其趾尤多奇勢中有一巨石類龍頭故山納其稱余自縹緲來遊登高降深環麓二三日凡石之奇者既熟觀以悉其狀而為上為

下咸可品目龍頭之石昂首張口揚睛奮鬣風濤來迎矯焉若乘之以飛雄傑而軒舉最為怪奇自龍頭而外其奇之最者東則有龍門小洞庭石西則有小龍門蜂房石石爲龍門髙敞如門有宇有柱環立四垂縱廣三四丈多彈窩小洞庭石屹立水中峯巒森聳隱然有七十二峯之形小龍門髙廣減龍門之半而其狀惟肖蜂房石色黄黑嶄巖若具孔穴倒垂厓上密如櫛石禺凡數枚形方而鐵色各有足相倚峙立其奇之次者萬羊

岡之石則色白起伏蹲卧遠望若羊羣幽谷則石勢翻騰如波如雲並當龍頭之北其他諸石有若板倚者屋穹者冰裂者樹根朽者虎踞獅坐而熊羆立者不可勝數亦各擅其奇然其品又稍下矣龍頭與石公皆以石著而石公之石奇者輒有名號龍頭之石雖甚奇而少佳名故余於諸名者外畧以前人所形容者名之若小龍門蜂房石石䲶是也

消夏灣

遊龍頭山畢遂放舟入消夏灣灣納澗呑湖周二十里其北臨以縹緲峯梭山龍頭分抱左右谽處有若門闕中浮小洲可數畝上有古廟其下枯葦被之漁艇多泊焉水禽山鳥飲啄成羣回舟而南望見門闕外數里有山障之如屏波濤𩕳怒層翻疊湧其内淵渟平晏水紋綺皺而已緣厓岸行多良田沃土青樹素英參差揺颭四面如一頃之則洲下漁艇鼓枻四散歌詠相答聲響綿邈令人意移舟子謂余此灣舊傳吳王避暑處夏月

蕪葭蔭水芙蕖翻風清香彌灣曦景不到於時盖尤勝云

石公菴

石公菴在石公山西壁下因石結宇負山面湖左偏有閣閣後有亭皆高敞軒豁守菴僧三人咸樸以愿有嚴者多結禪侶識山路余寓是菴月餘二旬出遊輒邀嘯巖相導故歷奥區僻境而未嘗問塗飢而倦則就其旁寺院而食息焉亦不及憊居菴十餘日多在亭閣陰

晴昏曉雨風雪月湖山之衆變換萬千觸目怡情余亦有取焉故於去之日而并記之

游豐山記

余少時讀韓吏部文知世間有所謂豐山者人所不可至其上有鍾霜既降則鏗然鳴後考諸山經又有所謂清泠之淵耕父常游處者有朱草食之可仙雍和之獸赤目赤喙黄身狀如蝯皆在是山而霜鳴之鍾亦且九焉以為此與區神臯信非人所可至也今年余授經南

陽太守何公官廨至數日汎覽圖記乃知所謂豐山者近在城北三十五里可游覽喜甚遂以詰朝挈壺載筆從弟子積慶騎而往至則與其山之人披灌莽履攢石走危蹊升降環周莫得盡探其勝而按眺所及無有深谷靈巖可以發奇卉宿異獸山之東石壁峭竪鑱其上曰清泠淵然淺水環之而已壁間多洞穴形廣圓若鍾悉數之亦不得九其感霜鳴以否竟莫有聞者余甚惑焉或以為傳記之言夸誕不足信或以為地理神物潛

見有時古今安得盡同是二説者盖皆有之不然豈果為神山人終不可至而兹非其真耶俯仰躊躇中心惘惘雖然余自具區而來北濟大江望金陵諸山踰淮浮河西瞻鄒嶧逕泗水過菏澤南絶河汴迆西涉穎汝入首山渡滍水行方城之下舟車所歴皆號稱詭異幽竒之境曽不得有流連彌日者今斯游也迎日而出踏月而返縱心搜討不為事牽聞見不相應則朋儔論辨對酒往復賦詩伸懐較曩者道路時其亦可謂樂矣是不

容以不籍雍正元年四月望日沈彤記

尋淮源記

禹貢謂導淮自桐柏桐柏之山今屬南陽之桐柏縣余以雍正初元客郡齋屢欲往桐柏山以觀淮之源逡巡未果越三歲决往乃跨馬出東郭門濟川陟岡經二百六十里而至桐柏之山山綿亘可百里西通襄陽之棗陽東南連德安之隨州峰巒森聳夾道南北有紫霄翠微玉女卧龍蓮花諸名其道南最西一峰則曰胎簪水

經所謂平氏縣胎簪山也有泉出其陰北流至平地分
二道酈道元注所謂西流為澧東流為淮者也泉之旁
有池方七尺許水清淺不流俗謂之淮井蓋泉所溢也
淮井東三十里為桐柏縣城城東北一里許為淮瀆廟
廟南阻金臺北枕淮水中有漢延熹六年碑山泉自分
流後穿沙石屈曲而東至廟北凡合南北澗水十餘道
以余觀之皆淮源也謂淮出胎簪山者專指山陰之一
泉耳漢延熹碑云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

陽口水經注以為潛流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乃余訪之土人考之近志皆未有能確指其潛行之蹟及陽口之所在者（府志謂淮源初出即伏流三十里湧為三泉因瀆為井則伏流在淮井上縣志謂井邊有泉三處湧出伏流地中經六七里成川則伏流在淮井下皆與水經注不合以目驗之亦不盡然）而城東五六十里有峰巍然而高土人指為大復山謂在隨州界淮水繞其南於桐柏山為最東一支所謂陽口當在是余又疑與潛流三十里之說遠近不符欲并往觀之馬病而返其然否難定於今矣

大復之名始見漢書地理志志言禹貢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以為淮水出桐柏之大復山也然胎簪亦固其源不應獨遺則其時所謂大復山者葢統胎簪以東諸峰言之元和郡縣圖志以大復為桐柏之異名誤後人名最西一峰曰胎簪餘峰多別為之號而最東一支遂專大復之名矣若道北諸峰土人往往槩稱桐柏山猶多沿禹時之舊云

何未軒先生曰考覈精論斷確難定者存而闕之於記事中具解經之法

登泰山記

吳江有沈彤者好遊而迂自始冠尋泰山之勝槩於羣籍知其山為五岳宗北當京師東瀕海南直河淮江西阻太行周三千餘里疊嶂層峰以百千數高之里可五十古帝王登封之臺紀功德之碑皆在焉其神氣能降生一人而道隆千古其雲騰能不崇朝而雨徧乎天下登其巔不知二曜之高八荒之大且遠遂神遊其中者一二十年彤雍正中容南陽而抵京師道出太行之東

望泰山不能見祇見其雲明年自京師歸出泰山西麓繞其南後復自大江抵京師仍出其西麓皆頗見其巔巔上常生白雲縷縷摇曳層疊令人怡悅然並以事阻未及登後復自京師歸歸數年年且衰不復敢發登山之興乾隆六年孟春又將走京師求食而執友陳醇叔官濟南家弟薫亦在蒙陰遂取道沂州並訪之既過薫即直趨濟南行未半而泰山已巍然在望焉彤心則喜命執鞭者驅驢疾行宿其麓戒豎子以雞鳴上山中夜月色

如畫及期披二羊裘乘皮擔繩兠子並泰安城西而上

行五里至一天門又行二十里至二天門日乃出又行

二十里至三天門又行五里至其巔彤於是俯仰徘徊

縱覽六合見夫天垂如盖如穹廬日懸如燧衆山斷續

環拱如礪如拳川海縈迴若帶與線地還角與天腰際

南北東西曠無一方之障隅於所謂古石封泰篆碑漢

無字碑唐磨崖碑周觀秦觀吳觀三峰日觀月觀二峰

望海石孔子崖丈人峰諸勝亦無不遊歷焉盖昔所傳

聞其槩者今乃目極而察之數十年顧見無從者今乃不求而盡獲之快意適觀於斯為極抑念是山所降生之人歇絶且二三千年不知自今以往終不復能如古邪將神氣之鬱積已久而即能大有所發邪沈吟未幾而風起雲合陰寒襲人雨雪飄飖一山愁慘彤乃戴青氊辭去則晴如初因復俯仰旁矚者久之至日昃乃下其上下之道在兩崖間或起或伏或平以直或峻以曲或臨澗或跨而梁之當三天門下六七里尤斗絶逶迤

如羊腸名十八盤古謂之環道其崖如削壁髙可百丈自二天門以下兩崖上皆植小松道旁多杏花夾之彤之上二天門道殊濕山中人云昨夜曾大雨而下方不知是夜仍宿南麓明日並山西溪澗屈折北行路移境易回顧諸峰亦各異其態要皆秀而傑又明日過歷山至濟南城入醇叔官齋即為文記其事以貽同好時二月望後五日

李玉洲曰殿閣中具千門萬户是其體勢近代遊記

未能或先

隱拙齋記

椒園弟官京師託其意於所居之齋題曰隱拙雖之者曰自謂拙人必指為巧果其拙焉雖欲隱不可得夫何取乎其名為之解者則曰椒園之非巧而拙信於人有素顧古人有云隱拙在沖默沖者虛其心默者闔其口心虛拙隱於心口闔拙隱於口椒園之所為隱由斯道也吾又從而思之夫椒園固文學侍從之臣嘗纂經史

之可為法戒者獻之

天子而

天子將用為諫官者也心不虛不實口不闔不闢椒園乃特養其所以隱拙者為他日經世之基而姑晦其意於今豈果拙而有事乎隱椒園乃言曰名齋之義解者獲之矣雖然兄之意所期於弟者厚敢不敬承請悉次其語於齋壁使得以並觀而日勗焉遂書以為之記

先府君孺人畫像記

先府君孺人像同邑張嵩畫左孺人楊氏右孺人吳氏府君貌朴雅而清臞靜坐則懷古思遠其神穆然及與人接非其所憎惡即和藹如春風方年七十時費君岳為府君寫啜茶圖神貌俱肖張嵩舊嘗習府君稽費君所圖而追摹之肖形同而神則異費索之於靜張索之於動故也二圖并而神已全矣楊孺人故無像吳孺人嘗有像府君以其不似也焚之彤數請於府君詳告兩孺人形神於工畫者俾圖其像府君謂已不能圖雖得

工畫者詳告之詎能肖也及彤再遊京師復以是請時
費君巳殁府君乃屬張嵩畫而手書示之曰楊孺人面
長方頰滿而不肥眉疎秀而長且曲眼稍露微黄鼻隆
耳紅以白脣朱微掀頸稍短為人莊而和厚而雅吳孺
人面椭圓豐而不腴色白晳以紅廣顴鼻亦隆眉細而
不長目最清微狹耳不甚大脣紅頸長而不瘦為人端
恪閒靜若嚴冷然楊孺人較吳孺人稍短楊孺人年二
十四而殁吳孺人殁時年五十二髮之白者三而一目

際微皺形遊京師三年聞府君病而歸歸而府君前卒
而兩孺人像張亦竟未之為既三月乃延張合府君孺
人而圖之形與諸叔父復參論其側於兩孺人像易藁
數次第髣髴其十二三蓋惟手書口議之憑固無自而
得其畢肖也昔陸貞甫失其親像自傷無狀素不善畫
而晝夜形彷像成惟肖彤於楊孺人無如何於吳孺人
乃卒不能為貞甫之所為恨其何時巳也乾隆二年八
月既望哀子彤泣血稽顙記

果堂集卷九